

乡土记忆

端午插艾

郝妙海



在晋源地区,有句民谚叫:“清明插柳,端午插艾”。此处的两个“插”字,用意迥然不同。插柳是斫削柳枝插于河岸堤坝等处,期其生根吐绿,为大自然增添一点春意和生机。插艾则是采割艾枝插于门首,以期避瘟辟邪,保一家之平静与安康。

艾,在太原市郊,也叫艾蒿。儿时,每当端午节前,爷爷或父亲都会割一些艾蒿回来。每当此时,我们便都知道,那个在额头点雄黄、身上佩香囊,并且吃粽子的节日又到了。待长大点,割艾蒿的活儿便由我来干了,我在割羊草时,捎带着便把艾蒿割回来了。由于艾蒿味苦,牛羊都不吃,因而河边、草滩中的艾蒿,远比芦草、稗草等长得旺盛,特别好找。而艾蒿是多年生植物,生命力特强,割掉一茬后,从根部又生出新枝来,没多久,又是绿中泛白的一片。

艾蒿,具有特殊的药用价值。从古至今,中医常以艾佐助针灸,可治多种疾病。也许正是基于以上原因,艾蒿才被民间用作五月端午辟邪禳毒的一种吉祥物。

端午插(悬)艾的习俗,应是由来已久。梁宗懌《荆楚岁时记》即记云:“五月五……采艾以为人,悬门户上以禳毒气。”宋周密在《乾

淳岁时记》中亦云:“五月五日,采艾以为人形,悬于门上,以禳毒气。”上述“艾人”,应是用艾草扎为人形。另外,古人尚有将艾草叶剪、粘为虎形佩戴的,叫作“艾虎”。宋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中即云:“端午以艾为形……或剪为小虎,粘艾叶以戴之。”

打我记事起,在晋源地区,端午时,就是将割回的艾蒿整株插挂于房门门首而已,并没有任何复杂的加工。但记忆中,端午节前后割回的艾蒿,除节日期间用一些外,其余的,则会将其细枝从主干上剥下来,晾晒到半干,然后编成麻花状的蒿腰儿,再挂在屋檐下的椽子上自然风干。每当编蒿腰儿时,爷爷就让我拽着蒿腰的一头,越编越长,越拽越远,直至正房门口拽到院中。端午前回的艾蒿正是生长旺期,香味最浓,因此割艾蒿、编蒿腰大都集中在端午节前后进行。艾蒿有种特殊的芳香,点燃后会随着袅袅烟气四散开来,驱蚊效果极好。因而,盛夏时节,每当天色暗下来后,点一截蒿腰儿置于房门口,便成了我最喜欢的活计之一。如今,过端午时,孩子们仍会送来几株艾蒿并帮我挂在老年公寓的门首。袅袅艾烟及其那特有的香味,只留存于脑海之中了。

往事钩沉

山里的大爱

尚德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,我被分配到太行山区一所公社高中教书。姚武是我所教的一位学生。他虽轻瘦,但身体非常结实。他团结同学,学习很努力,大家喜欢称他小武。

小武是位革命先辈的后代,他本姓王。他一出生,母亲便离开人世。父亲含泪将妻子埋葬后,便把嗷嗷待哺的小武寄养在邻村一位贫妇家,然后就匆匆参加战斗去了。临走时,父亲为他取名王武,希望他健康长大,报效国家。养母家贫,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。养父母都非常勤劳善良、厚道,待他亲如己生。养父母的优良品质影响着小武的成长。

转眼,小武要入小学读书了。上学报名时,养父说他叫王武,但小武说:“我叫姚武!我和爹都姓姚!”从此,小武的王姓改成了姚姓。事实上,小武的生身父亲一直挂念着他的成长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大城市工作的父亲打算把小武接到身边读书,养父母也一再表示说城里比这山沟的条件好,到那里读书有出息。可是小武坚决拒绝了。

小武长大后,终于明白,当年爸爸不怕牺牲,弃家救国,离开亲身骨肉……小武逢年过节带上养父母备好的家乡特产,枣、核桃、小米等特产去城里探亲。结果没在城里住几天就回来了。他说城里虽好,但更爱家乡的山和水,更爱他的养父母,以及这里纯朴的村民们……

小武在我校高中学习阶段,学习很努力上进,他事事关心别人,对同学团结友爱,亲如兄弟;对师长尊敬如父母。

高中学习阶段结束了,小武回家务农。那年冬初,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。村生产队组织身体较好的男社员到深山里去开采石头,以便换些钱,到年终好给社员们分红。小武的养父和大伯都被选中,于是兄弟俩就到深山里去采石了。

国家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。小武经村大队推荐上报到公社,公社批准了,又上报到县里,只等县里通知了。不料,传来大伯在采石工作中不慎身亡的消息。小武悲痛中穿身孝服陪堂兄一起守灵。一直到大伯遗体入土,他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自己家里。可两天后,他的养父也在采石中不幸丧命。噩耗传来,小武惊呆了,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养母和4个年幼的弟妹,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。

小武是一个做事稳重、性格坚毅的人,悲痛之余,下定了决心。当大队干部到家里慰问时,小武说出了他的决定:“我不去参军了,我要采石去!从今以后,我要挑起养家的生活重担,要让我娘及弟妹们过上好生活,保证不让一个弟妹失学!”他说得干脆利落。大家震惊并一致反对,就连极度悲痛的养母也擦干眼泪,表示反对。村干部说:“你参军后家里的一切生活不用惦记,我们会办好的!再说,采石这活太危险,你是革命的后代,万一有个好歹,我们怎么对得起你生身父亲!怎么对得起刚失去的两位亲人!”小武说:“正因为我是革命的后代,就更应该有爸爸那种不怕牺牲、为广大劳苦大众幸福而奋斗的革命精神。虽然时代不同,但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。”小武坚定及诚恳的话语打动了村干部的心。劝说不下,只好一再嘱咐他工作时一定要专心,谨慎,顺利完成采石任务,平安归来。

料理完丧事,安置好娘及弟妹们的生活后,小武坚定地走向采石场……

小武那孝顺善良、忠诚、稳重、一心为公、心怀大爱的优良品德是在太行革命老区哺育成长起来的,令我至今难忘。

岁月留痕

拿个棒槌洗衣服

梁建军

小时候常在晋北老家住,衣服脏了就是奶奶给洗。奶奶她们洗衣服和城里不一样,城里人洗衣服要用洗衣盆、搓板,而奶奶她们是拿个洗衣棒槌,在一块石板上捶打洗衣服。村里也不叫洗衣服,叫“洗黑水”。

村里家家都有个院子,有条件的,在院里还有水井。奶奶家也有水井,在不远处,还放着一块洗衣石,方方正正的,直径不到两尺,厚度有五寸,石面发涩,还夹杂着些红黑斑点。石板旁边有条小水渠,沿着这条水渠,洗衣水会流到院外。

奶奶洗衣服大多是在中午时间,找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从农田里劳作回来,吃完午饭,就开始洗衣服。

奶奶先从井里打上水,水桶放在

洗衣石板旁,水桶里放只瓢用来舀水。衣服放在石板上,舀上水,把衣服湿透,就用洗衣棒槌捶打。洗衣棒槌是一根三四十厘米的木棒,拿起来沉甸甸的,捶打衣服的部分是个平面,手持的部分是圆形的,有些翘起,细一些,手握正好。洗衣服时,一边捶打,一边翻动衣服,不时淋些水,在衣服脏的部位还要撒些碱面。

我看奶奶洗衣服捶打挺有意思,觉得很简单,就也想上手试试。奶奶起身,我坐在小凳子上,学着奶奶的样子,往衣服上舀水,捶打,翻动衣服,捶打了没几下,胳膊就困了,自己穿的衣服上还溅了不少污水点子。这才明白,捶打衣服并不简单,需要反复折叠、翻动,用洗衣棒捶击,污垢和水一

起从衣服上挤了出来,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叫“洗黑水”。

奶奶洗的衣服多时,还会去村口的牧马河边洗,拿一个盆子,放上衣服,带上洗衣棒槌、碱面,我们也跟到河边玩耍。河边路口不远处有一溜洗衣石板,经常有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在河边洗衣服,远看,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洗衣服的人们打个招呼,而后找个位置坐在石头上,一边洗衣服,一边聊天,张家李家短,谁家娶媳妇嫁姑娘都是话题,或生产小队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,工分是多少……村里人嗓门大,远远都能听到,说到高兴处就会传来一片银铃般的笑声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棒槌洗衣服已成了村里人们久远的回忆。

非常经历

韭菜捆里窜出蛇

韩长锦

记得是我八九岁时的秋季,天已经有点凉了,我家菜园子里刚刚发出的新一茬韭菜鲜嫩可口,正是好吃的时候。一天爸爸从菜园子里割回一捆韭菜,进得家来就扔到了地上。

妈妈和姐姐们见割回来新鲜韭菜,便说说笑笑地开始准备择菜。妈妈将韭菜捆刚一打开,就听两个姐姐妹一齐大声喊道:“蛇!蛇!”在一旁玩耍的我,吓得赶快往炕上爬,而那条绿色小蛇竟尾随着我爬到了炕上,我见

状又一转身跳到了地上,摔得四仰八叉,也顾不得疼不疼的了。

还是爸爸眼疾手快,迅速抄起身边的火钳子将窝窝底钻的小蛇给砸成两段,然后用火钳子夹起来扔了出去。那小蛇虽然断为两截,但却还在屋外不停地动弹,翻来滚去,妈妈和两个姐姐吓得都捂起眼睛不敢看了。我知道,这两段小蛇虽然能动,却是爬不成了,我就不害怕了,并自告奋勇地去做处理。我手忙脚乱地

跳出屋外,找来粪箕粪耙,将蠢蠢欲动的两段小蛇搂进粪箕里,扔到了远远的山坡上,心想它就是活过来,也找不到我家了。

事后爸爸妈妈也都感到奇怪,爸爸割韭菜是一把一把的都要过手的,割罢往一起归拢时也没有看到有蛇,蛇是怎么混进韭菜捆里的呢?当时大人们都解释不通,八九岁的我就更不明白了。直到现在,这个问题在我的心里依然是个谜呢。

难忘时刻

儿时的麦假

张卿

麦假,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。

每到麦子收割的季节,学校都会放假,叫做麦忙假。一放假,孩子就都被“轰”到地里干活。大点的孩子人手一把镰刀跟着割麦子,小点的做力所能及的活,拾拾麦穗,看看麦场,或者送水,都有合理的分工。

那时收麦子,没有现在的联合收割机,都是人们用镰刀把麦子一把一把割下来,然后运到场里,用拖拉机或是碌碡进行碾场,然后还要扬场,整个过程下来,那滋味可真是:怎一个“累”字了得。

放了麦假,最快乐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儿,虽然也帮着父母干活,但是不会像大人那样累得难受。小孩儿可以“偷奸耍滑”,累了,喊几句,父母就不让干了,便可以找个阴凉的地方,躺到麦子堆下玩儿。即使这样,割麦子时胳膊上、手背上被麦芒刺得都是小红点儿,让汗水一浸,那种滋

味真是致命。

虽然放假了,但是作业一点也不少,除了留写的作业外,还有一项拾麦子作业。开学时,每人要交5斤麦粒,当然这些麦粒不能从家里拿,而是要我们去地里捡拾落下的。拾麦子这个活,说轻松也不轻松,一个麦穗一个麦穗,从这块地到那块地,需要拾好几天才能完成。

那时人们对粮食是热爱的,每次割麦子的时候,割得很干净,只有装车时也许会有落下的。我们为了完成老师的作业,三五成群地在地里跑来跑去,看谁家刚把麦子拉走,赶紧去拾,地里充满了小伙伴们的欢声笑语。

麦假期间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儿,就是烧青麦吃。等我们割累了,找几把青麦穗,跑到一旁,把麦穗放到火上烘烤,麦芒烧掉了,用手轻轻搓搓麦穗,再对着手心吹几口气,剩下的是烤熟或烤糊的麦粒,迫不及待地塞

到嘴里,满嘴的清香,回味悠长。嘴上、手上都成了黑色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大家露出了满脸的笑容。

麦收热闹的劳动场面、丰收的喜悦,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。儿时的麦假,是我和小伙伴在麦田里奔跑,在麦场里打闹,围着麦秸垛玩起了藏猫猫、过家家,或者在麦场上抽陀螺、跳绳,大呼小叫,玩得不亦乐乎,比大人们还忙碌。

